

晚风·龙光塔

弥足珍贵的东西

| 王彩霞 文 |

2013年是钱穆、钱伟长故居修缮开放之年。那一年,去北京拜访钱伟长的儿子钱元凯先生和国学大师钱穆的女儿钱易女士的情形,虽然已经过去十多年时间,但依然在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

那年3月19日一大早,我们踏上了前往北京的寻访之旅。飞机降落首都机场,赶赴清华园的路上,我们有些忐忑:这样贸然打扰两位先生,心里终究是不安的。10点左右,拨通了钱元凯先生家里的电话,约定中午在他家里见面,先生还问了我们几个人,说家里小了点,挤挤。

11点。在不足60平方米的小屋里,我们见到了一代力学大师钱伟长的儿子——72岁的清华大学摄影教授钱元凯先生。先生家中生活设施的简陋,超越了我们的想象,除了四壁的书,只剩下一个类似于榻榻米的狭窄小床,有个冰箱和微波炉的地方就是厨房。小屋因我们一行五人的到来而显得拥挤不堪。因为要拍片子,我们设法腾出了安置摄像机的空间,却找不到可以躲开镜头的地方,只能猫下腰憋住气不出声。钱元凯先生长得清秀斯文,甚至带点腼腆,他极其配合地捋了捋头发,端坐着接受我们的访谈。在他的描述里,父亲传给了他做人做学问的许多精神瑰宝。

访谈间,我们忍不住说出了自己的困惑:先生怎么居住在如此狭小简陋之地?元凯先生说,父亲去上海大学时留下一套660平方米的大房子,那楼出入都是高档轿车,三教九流往来频繁,我一个骑着自行车的教书先生总觉得和氛围有点不协调,所以把大房子退了,搬到了这里。先生很知足地说,我不是父亲单位的人,能给我房子住很感激了,不能有要求了。现在安了个空调还不错,刚来的那个夏天,

室温39℃呢。元凯先生介绍,他感兴趣的東西可多了,除了上课,还喜欢旅游、摄影、看电影,他指着一溜满架的光盘说:我收藏了8000多张获奖电影的碟片呢。说到开心处,先生张着缺了好几颗牙齿的嘴巴像孩子般笑了。我突然为自己进门那一刻的惊讶与疼惜感到羞愧。人世間怕不多这样纯净的人,这样纯净的快乐了。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找到了足够多的快乐,就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在意俗事的纷扰、物欲的纠缠了。听说家乡在修缮父亲的故居,先生只希望修旧如旧,尊重历史,给后人以正确的想象。

访谈结束已经是中午12:30,我们邀请先生一起吃点饭。先生说,不用了,他吃东西很简便的。环顾四周,我们没有发现当天的中饭。在我们的一再追问下,先生说饭是他自己做的,菜在冰箱里,老伴一周送一次,吃的时候拿点出来热热。疼惜之情还是不由自主地涌了上来。在我们的一再坚持下,先生领我们去了就近的一个小餐馆。不知是不是怕我们照顾他的牙齿,一个劲地说,我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吃。这是很简单的一顿饭,五个菜一个汤,饮料是豆浆。先生果然什么都能吃,吃完,还打包了剩下的半盘鱼片,几块红烧肉和几片土豆。

出了门,先生接过打包的塑料袋,便站在路边帮我们招手打车。要离别了,将这样一个小小的、弱弱的老先生,我们家乡的亲人扔在路边,瞬间生出许许多多的不舍。眼里心里只剩下他的质朴、谦逊、善良,只剩下一个简简单单生活在人际边缘,孜孜以求畅游在茫茫学海的不老少年。全然忘却了他是名门之后,他是清华教授。

我还想补充两个细节:一是访谈结束起身时,先生的后背湿

了一大片,他说因为紧张,并一再关照,他说得很随意,麻烦你们回去根据需要剪辑片子;二是先生为了我们的到来提前开了管道热气,但考虑我们脱下的衣服没处放,我们进屋之前他又打开了所有的窗子。

下午2:20,在清华大学工程学院的办公室里,我们见到了76岁尚且在工作的前易女士。钱易女士是国学大师钱穆的女儿,中国工程院院士。先生个子娇小,容貌清癯,精神饱满,神态恬淡。听她偶尔往来的工作电话,依然可以感觉她流畅的表达,敏锐的思维。先生说父亲最恪守的一句话是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一定要带着温情与敬意。父亲钱穆一生写了1700多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她都收藏着,但并未能全读。在谈起父亲留给她的影响时,更多地讲述了父亲深厚的思乡思家情结。父亲晚年写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两书,记录着一个漂泊在外的学子对家乡对亲人对往事深深的眷恋之情。钱易女士给我们描述了父亲最向往的一个情景:划着一条小船,荡漾在家乡的小河里,一边欣赏两岸风景,一边和学生探讨着学问……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小小的愿望未能实现。“同来玩月人何在?风景依旧似去时”,好在百年后终于可以在江南的青山秀水间安心长眠了。

告别钱易先生,清华园里尚有点点积雪,深吸一口清冽微凉的空气,脏腑与心灵在这一天仿佛经历了一场洗礼。脑海里满是两位先生纯净的笑容,明澈的眼神,质朴的言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他们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钱氏先贤的影子,更觅到了做人、做学问都弥足珍贵的东西。至少在这个浮躁的世界里,让我们多了些坚守内心的勇气。

忆旧·古运河

“自留地”间生万物

| 邵丹 文 |

这阶段,一部《生万物》连续剧让人看到了老一辈人对土地的敬畏与依恋。而小时候苏南农村的“自留地”,同样以它的“生万物”在我们脑海深处留下深深的记忆。在苏南这边,“自留地”更多指的是菜园子。这些菜地里,爸妈是舍不得荒闲的,非农忙季,从下班到天黑回家吃晚饭这段时间,他们把精力全放在这“一亩三分地”上,浇水施肥,搭架绕藤,各类蔬菜品种相当齐全。

因了有机肥,那时的菜不用忧愁不健康,也不用担心转基因。藤架上扯下的黄瓜可直接啃,西红柿可直接吃。许是吃多了不稀奇,黄瓜和西红柿到最后吃腻了,孩子们心理上还会无形抗拒。每逢这样,妈妈会采下一篮子成熟的西红柿,让我去送给外婆吃,防止蔬果浪费。现在想想,奶奶活到九十七,外婆活到九十九,健康蔬果也有一定的辅助效应。

夏天,为避炙热的太阳,大人们常会一早去“自留地”割点韭菜,摘点苋菜,采两根黄瓜、丝瓜或茄子,然后拔几株毛豆回家。通常这些菜会放在门前“场”上阴凉处,奶奶和我们小孩会搬张竹椅,坐着拣菜。旁边的猫咪慵懒地躺着或坐着眯眼。那时,黄瓜主要水煮,偶或和豆瓣一块烧,由于油很少,味寡淡,孩子们对水黄瓜很感冒、不爱吃。但现在回过头想想,或许这是最健康的吃法。丝瓜会和摊的蛋烧一块,有了鸡蛋加持,这道菜到现在我仍然很喜欢。茄子更多是清蒸,韭菜炒时咸点更好吃。这些来自自留地的新鲜蔬菜,若再加上一把荷塘里摸的螯虾搭配,夏天的味儿就迎面而来了。

在自留地的打造里,爸妈蛮讲究“美学”。品种类别的平面空间分配,瓜豆架子的立体高低搭配,要的就是个条理清晰。印象中,在每块自留地周围,他们或种玉米,或种毛豆,或种向日葵等,他们赋予这些植物卫兵角色,将自家菜园子与外部划出边界,展示主权。较之冬天的单一,夏天的菜园子菜品是相当丰富的,这里边就不得不说山芋藤了。小时候我们会撕掉山芋藤衣炒它来吃,味道很是清凉。但更多的是,作为猪饲料,我们小时候要冒着夏天午后三四点钟的热太阳去剪山芋藤,回去用铡刀切给猪吃。那个山芋藤的汁水腻腻的,染到手上还不容易洗掉,干了显黑,导致小时候都有心理阴影。

最快乐的是,在自留地的藤蔓间,有时会发现卧着个披着白霜的绿皮冬瓜或乳白色的菜瓜,感觉似捉迷藏般找到个“宝”,开心得很。其中,白色菜瓜炒肉片是难得的美味,长大后好久未品尝到了。

菜园子的“美”有时会引来鸡鸭的妒忌,它们会乘人不备,来撒野一番,或啄食些新鲜菜叶,或在撒了草木灰的韭菜地间留下点印迹,但这也妨碍瓜蔬在爸妈梳理下的健康成长。

虽然儿时的“自留地”,随着规划建设已抹去了痕迹,但来自它的“各季蔬果”,让在当下城市生活的我们难以忘怀。

众生·人民路

感冒

| 陈敏 文 |

上周开始的感冒和咳嗽,起因大概是半夜给娃盖被子,然后周末回爸妈家被唠叨,被敦促着穿衣服、去医院。周一,便请了半天假去医院,抽血、拍肺部CT、开药,医生说大概率是细菌感染,吃药、休息、多喝水,还得工作,其他症状都好得差不多了,还是会咳嗽,仍有点难受。

睡前,盐酸氨溴索口服糖浆喝完了,想着要更快祛痰止咳,便通过京东闪送下单了一盒,很快就被小哥送达。互联网和外卖业的飞速发展,确实让生活更便利,但人跟人之间好像更生疏了。生病的时候,人总会多愁善感些。于是,我想起了小时候的感冒。

小时候,如果我着凉、感冒或发烧(特别是发烧),爸妈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让我睡在他

们俩中间,夹着捂一身汗,第二天起来保准就好。我还记得,发烧没胃口,妈妈都会给我煮白粥,配上青菜炒百叶,就放了一点点盐,睡醒起来吃,简直是人间美味。

小时候的感冒,从不是自己的事。去药店买药、煮红糖姜茶,都是爸妈来,还逼着你一口口喝完。那时候的感冒,似乎都“很好对付”,被爸妈捂在被子里出身汗,甚至被唠叨着多喝点热水就能好。现在想想,这看似土气的疗法,藏着的是父母浓浓的爱。

如今,如果感冒,第一反应是“别耽误工作”“别过给孩子”。早上撑着起床洗漱,戴上口罩挤地铁,开会时忍不住咳嗽,还要抱歉地低下头。下班回家,自己烧一壶热水,对着药盒

研究剂量。还要担心孩子不能跟我睡觉了,别把感冒过给她。

更奇怪的是,如今的感冒格外“难缠”。也不知道是自己的抵抗力下降了,还是病毒进化得太厉害。小时候的感冒,药店1.5元的连翘片,吃个两天就能好;现在,大几百的消炎药、止咳糖浆,吃了一周都不见好。晚上,咳得睡不着时,不禁感慨:岁月不饶人,要锻炼好自己的身体,自己好一切才会好。

深夜,身体有些疲惫,但又似乎有些情绪需要安抚:多喝热水,按时吃药,好好休息,照顾好自己。然后给父母发个短信:天凉了,多穿点衣服,照顾好身体,我周末带娃回去。养儿方知父母恩,我带着爸妈的爱慢慢长大,也会将这份爱传递给我的孩子!



马上大吉

插画 戎锋